

万路 著

逃亡梦



逃 亡 梦

万 路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插页 212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7-5059-1230-5/I·883定价: 3.75元

楔 子

公元1970年，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（市）的灾民、流浪汉、乞丐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劳改释放犯——盲流大军，或携家带着，或单人独马，如百川汇海一般，成千上万地涌进黑龙江省。

据说，他们闯进深山老林，擅自建点开荒，乱砍滥伐，偷盗抢劫，装神弄鬼，看相算命，赌博诈骗，投机倒把，买卖婚姻，拉拢腐蚀干部，毁坏森林资源，扰乱社会治安，破坏“农业学大寨”和国民经济计划，冲击市场，影响“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”……

对此，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多次行文各地，命令在各铁路沿线、车站、城镇、公社、村屯等交通要道及入山口予以收容、劝阻、堵卡和遣送……

然而，盲流们却屡遣屡返，源源不断，有增无减，就象漫天飞扬的黄沙，放肆成性，诡谲不端，出没无常，无孔不入，几乎遍及了黑龙江省的每一个城镇、农区、林区、牧区、矿区以及边境地区……

据黑龙江省革委会自1971年至1973年7月的不完全统计，共流入一百零八万九千多人！

黑龙江省震惊了！

公元1973年7月2日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《关于

加强对自流人口工作领导的通知》：

……目前，流入我省的人口仍是上升的趋势，问题越来越突出。如不采取有效措施，势必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。

省革委会决定：恢复收容处理自流人口领导小组……

领导小组下设收容处理自流人口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……

各地（盟）亦应迅速恢复收容处理自流人口领导小组，并设办公室。

收容遣送站统一由民政部门领导，公安部门积极参与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。

深入调查摸底，搞清自1971年以来流入各地的自流人口的基本情况，并提出解决意见。

哈尔滨、齐齐哈尔革委会有关部门，要分别会同哈尔滨、齐齐哈尔铁路局，组织一定力量，在铁路沿线、车站和列车上进行调查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劝阻工作措施……

于是，省直属市哈尔滨，以及齐齐哈尔地区、松花江地区、绥化地区、合江地区、牡丹江地区、黑河地区、嫩江地区、大兴安岭地区、呼盟地区、伊春地区的各市、县（旗）、公社、大队都分别成立了“收容处理自流人口办公室”、“自流人口收容遣送站”或“堵卡站”。

一时间，整个黑龙江省站卡林立，剑拔弩张！

故事就发生在这剑拔弩张的前前后后……发生在大兴安岭东南麓一个蛮荒而神奇的地方……

第一章

墨染的夜空，似锅底反扣，禁锢着大地上一个个躁狂不安的生灵，诡谲而狰狞，恐怖而阴森。

大兴安岭南麓的崇山峻岭中，一伙奇形怪状的男女在逃亡！

逃向鬼河畔。

逃向鬼门关。

逃向死人沟。

前有“堵卡站”在堵截，后有收遣人员在追捕……

他们已奔逃了整整一夜，个个蓬头垢面，汗水淋漓，睚眦不堪……沉滞的脚步声，孩子的哀哭声，剧烈的咳嗽声，恶狠狠的诅咒声和粗重的喘息声，给初春这死寂的大山，凭添了几分骚动和活气。

由于春雪覆盖，荒草萋萋的山路已根本无从辨认。他们只是根据鬼河岸边模模糊糊的红毛柳，来判断鬼河的源向，然后沿鬼河东畔向北行进。那埋藏在雪中的塔头砬子，高低错立，就象一个个居心险恶的坏蛋，不时把人绊倒。

走在前面开路的是一个中年独眼大汉，大下巴翘翘着，一脸的凶狠和阴沉。

“独眼马！操，该歇歇啦！”一个蒜头鼻子小伙哭声顿调地朝独眼大汉喊着。

“喊你娘的蛋哪？！”独眼马回过头来恶狠狠地骂了句。

那小伙子赶紧闭住嘴巴，蒜头鼻子一抽一抽的。

“蒜头，”一个鹰眼深凹，中等身材，瘦瘦的小伙子也回过头来训斥他。“你小子真熊货一个，连娘儿们都不如！”

“瘦狗！”蒜头不服气地反唇相讥。“你小子别站着说话腰不疼！你光脚丫子走走看！”是啊，也真够他呛。昨天逃跑丢了一只破胶鞋，这会儿他只好用一块破布包着左脚，一瘸一点地走着。

“我光脚丫子咋的？你来试试看！”瘦狗叫起号。

蒜头不吭声了。瘦狗身上背的，手上拎的那堆破烂，至少也有二百来斤！

“放下我，四愣，让我自个儿走会儿！”老常头在一个石礅子似的小伙子背上喘息着说。由于疲乏、寒冷和惊恐，他的心绞痛犯了，在儿子背上直呻吟。

儿子没吭声，继续背着老爹，躲着塔头，磕磕绊绊地朝前走着。

“老四，我来换换你。”大哥常有福来到四弟跟前。

“不，你扶扶妈吧！”常四愣说。

“怎么样？忙子？累出屎了吧？”蒜头不甘寂寞，回过头来挑逗一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。

忙子累得无心搭碴，只白了蒜头一眼。他背着个足有二百斤重的破行李，怀里还抱着三岁的儿子小米儿，早已精疲力尽了。

一个右脸上有疤的哑巴小伙儿，下穿露着屁股的破棉裤，忙活在女人中间，“呜呜啊啊”的，一会儿帮这个抱抱

孩子，一会儿帮那个拿拿东西……

每个人都如牛负重，每迈出一歩都要花费极大的力气！

真个是风呼啸、雪茫茫、路难难、人慌慌啊！

黎明前凝重的阴暗，堵塞住四周微明的山隙，仿佛撒下一张严严实实的巨大罗网，要网住这伙仓惶逃窜的盲流们。

当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小憩时，都回过头去瞥了一眼甩在身后的座座大山，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，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轻松。

是的，他们终于逃出来了，而且是逃得那么惊险，那么利落！

落日跌进西山。周围苍莽的山影，愈显得凝重而阴郁。春寒愈发砭人肌骨。随着暮气四合，头顶上展现出一片怪异的天空。

在弯曲陡峭的山路上，A市“收遣站”的一辆解放汽车在飞驰。车上载着采石而归的盲流们。

收遣站长王大肚子今天很高兴。这些在街头、路上、车站、大车店抓获的盲流们，今天干活特卖力气。就连往日那桀骜不驯的独眼马，也向他讨好地笑着，问他什么时候发路费，说他们真是跑够了，想回家了。是啊，不在老家安心学大寨，瞎跑什么？往日收工，他和收遣人员宁可不坐驾驶室，也跟盲流们在一起受风寒之苦，以防不测。今天，他和两个收遣人员挤进了驾驶室，只让一个疤痢眼看押着。

令疤痢眼奇怪的是：今天盲流们脸上没有了往日那麻木呆板或愁眉苦脸的神情，竟南腔北调地唱起民歌来：

一把芝麻撒上天，
肚里苦歌万万千。
南京唱到北京转，
回来还唱两三年。

疤痢眼笑了。这帮小子，真是花子房唱戏——穷欢乐！
暮色愈来愈浓。刮起了冷峭的山风。路两旁的丛林发出
阵阵呜咽。穿过大山的空隙，远处A市惨白的灯火隐约可
见。

不唱苦歌冷嗖嗖，
唱起苦歌闹九州。
闹到九州十八县，
闹得黄河水倒流！

盲流们还在扯着脖子唱。

汽车发出沉闷粗重的吼叫。爬坡了。山路几乎直立。汽
车缓慢而吃力地向上爬着。

“闹得黄河水倒流！”独眼马突然一声断喝。

这喝声恰似一个信号，盲流们顿时炸了窝，纷纷弹出车
外。

“站住！”疤痢眼惊愣之余，举起了七九步枪。但被紧
贴着他的独眼马一把夺下，“嗖”地抛进路旁的草丛里，又
一拳击倒了他，随后也纵身车外。

汽车仍在爬坡。疤痢眼挣扎着爬起来，用拳头狠命地擂
打着驾驶室盖儿。汽车终于停下了。大肚子们钻出驾驶室：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跑啦！都他娘的跑啦！”疤痢眼气急败坏。

“怎么搞的？！”大肚子瞪起了眼睛。

“问你自己！”疤痢眼气恼地说，用手揉着挨了拳头的胸脯子。

大肚子自知理亏，跺了一下脚：“算了！还不快去追！”

他们追进茂密的丛林，哪里还见盲流们的踪影？面对苍茫的暮色和密密的丛林，他们知道，要想抓回盲流们，如同作梦了！最后，他们找回了那支七九步枪，悻悻地上了汽车。

当汽车再一次喘息着爬上山顶又消失在山下时，丛林里响起了尖厉刺耳的口哨声。

于是，从密林深处，钻出了一个个模糊的人影，聚集在一株状如巨伞的老柞树下，然后又奔向山下一处废弃的道班房子。那里有他们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家属，他们是早晨从A市大车店里偷偷转移出来的。

天色愈来愈亮了。借着朦胧的曙色，他们依稀可见四周大山雄浑的轮廓和森林苍莽的暗影，是那么新奇和神秘。而他们一伙要去的地方，就在那深山老林，那鲜为人知的“盲流点”，吉凶未卜，祸福难测。但当鸟儿冲破笼子后的一段时间，是什么都可以忘掉的。将来，将来哪怕是走着过、讨着吃，也不怕。他们只要一个做人的自由。

现在，似乎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希望在前方。

他们继续向北逃亡……

下午的天空变得灰濛濛的，深邃死寂的大山笼罩着荒凉阴郁的气氛，如同沉重的铅块，压抑着每个人的心。他们默默地朝前走着，连小孩也不哭一声。

也许是为了要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吧，盲流们竟编起了什么《盲流十二月歌》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凑，最后由蒜头用《送情郎》曲调唱了出来：

正月里来是新年，
盲流含泪走家园。
古来故土谁不恋？
无奈家中断炊烟！

蒜头唱得不错。那如泣如诉、忧伤哀怨、凄惋缠绵的歌声，在灰濛濛的天空里飘荡，深深地震撼着每个盲流的心灵。

是啊，古来故土谁不恋？无奈家中度日难啊！

二月里来雪花扬，
盲流路上好悲伤。
扶老携幼累又饿，
茫茫林海路何方？

啊，路何方？……

他们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又默默地朝前走了，步履艰难而沉重。

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来到鬼门关前，都不由自主地停下

脚步，惊异地睁大了眼睛。

在落日的余辉中，曲曲弯弯的鬼河，就象一条僵卧的巨大死蛇，泛着冷漠的灰白。在它的东西两岸，各有一山雄踞，似天外飞来，巍峨挺拔。山头奇特地向对岸悬空突兀，势不两立地对峙着，以至在河的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“拱洞”，从下往上望去，中间只露出一隙灰白的天穹。河西一山，浑圆威武，其状酷似牛头，故当地人曰“牛头山”；河东一岭，狭长冷峻，其状极象马面，故当地人曰“马面岭”。这一山一岭，怪石嶙峋，铁青色的“牛头”“马面”，冷冷地俯瞰着人间，狰狞可怖，真似丰都城里的牛头马面鬼；而那突兀错立的峭石，活脱脱就是小鬼那锋利的獠牙了。故而，当地人又把这两山对峙下的巨大“拱洞”，称为鬼门关。

鬼门关以南约二十里处才有人烟，屯名卧牛甸。卧牛甸南二十里处是卧牛屯，卧牛屯南四十里处是卧牛公社，卧牛公社西南五十里处便是A市了。

而鬼门关以北，则是一片茫茫的混交林，荒莽苍凉，人迹罕至，与世隔绝，是黑熊、野猪、山狼、豺狼、狐狸的王国和乐园，也是一个令人胆寒发抖的恐怖天地。据说伪满时曾有一伙人闯进鬼门关，到鬼河东西两畔的霸王沟和死人沟开荒斩草建屯居住。但在一年冬季，这伙人都统统莫名其妙地死去了，至今还残留着村落的遗址、死人的骨骸和荒芜了的耕地……于是死人沟、霸王沟、牛头山、马面岭、鬼河以及鬼门关便因此而得名。于是当地人便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：

鬼门关，鬼门关，
牛头马面立两边。
关内更有“勾魂鸟”，
几人闯进得生还？

当地人叫的“勾魂鸟”，灰鸽子色，比鸽子小，尖嘴，长尾巴，两爪带毛，肚囊和尾部呈白色。凡进入鬼门关的人，就可以听见“勾魂鸟”那一声声的鸣叫：“送死——来了！”“送死——来了！”……声音短促、响亮、抑扬顿挫，带点劝诫、哀伤和恐吓味儿，伴着林涛的涌动轰鸣，缭绕飞腾的云雾和奇峰峻岭的狰狞，使人听了不禁毛骨悚然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！

然而，眼前的这伙亡命徒，却要闯进鬼门关，建点儿死人沟！

“天爷爷啊，这是啥鬼地方啊？”蒜头忍不住地叫了声。

“鬼——门——关！”独眼马一字一顿地说。

人们浑身一震，一股寒气直透脊梁！

啊，在阴冷的山风中，那雄踞两岸的牛头山和马面岭，正板着苍白的面孔，惊异而冷酷地注视着这伙不速之客；那悬空对峙的苍黑巨岩，似乎随时都能崩坍，渴望粉碎敢于闯进的生灵；而那阴影笼罩下的巨大“拱洞”——鬼门关，犹如魔鬼张开的巨口，居心叵测地想把闯关人一口吞噬！河冰已开始解冻。沿流水发出汨汨的响声，就好象孤魂冤鬼的呜咽。

全体沉默，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。

然而，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，他们这伙漂泊异乡的“不法贼民”，真正忧虑恐惧的，不是关于“死人沟”、“鬼门关”的种种可怕传说，不是毒蛇猛兽，不是缺衣少食孤苦无援，而是触犯了人间法规的“罪恶”，以及由此必将遭受到的种种惩罚！那高耸的“牛头”“马面”，不是在鄙视他们的不法行径吗？那阴险的“鬼门关”，不也在等待着他们自食恶果吗？

可是，他们的忧虑和恐惧，也只是在一瞬间便消失了。怕是没用了！从他们离乡之日起，就已成了过河之卒，有进无退了！

来吧，“牛头”“马面”鬼！来吧，“勾魂鸟”！我们就要闯进鬼门关了！就要住进死人沟了！我们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你的什么惩罚吗？！

一瞬间，他们彼此形成了一种悲壮的视死如归的默契，浑身充溢着无所顾忌的劲头。他们谁也没吭一声，又扶老携幼，跟着独眼马，在暮色冥冥之中，艰难地，也是勇敢地闯进了鬼门关！

他们终于跨过鬼河，进入死人沟！

死人沟！

好瘆人、好晦气、好恶心的名字！它北西南三山环抱，东临鬼河，与河东霸王沟隔河相对。它的沟膛外窄内宽，就象一个放倒的大葫芦。尤为奇特的是：沟口南山头又突兀向北横出半里许，如一面刀砍斧削的石壁，势如屏风，以至河畔上来往的行人，如不留意，就发现不了那窄窄的沟口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死人沟模模糊糊。耳目所及是黑沉沉的大山和呜呜作响的林涛。隐约听到野狼的嚎叫，恐怖而瘆

人。有几点怪影倏忽掠过，声音哀切而凄厉。

人们都扑腾一声坐在雪地上，累瘫了。常有福放下背扛的东西，不停地咳嗽着，“呕”地吐出一口腥咸的东西。他知道累吐血了。

蒜头左脚上缠的破布片子早已磨得百孔千疮。他把冻得又红又肿的左脚伸进雪里，用两手使劲地揉搓起来……他一边揉搓，一边扳着脚说：“哈，这要是一个大馒头该多好！”

“嗨，当猪蹄啃嘛，啃猪蹄嘛……”瘦狗的一句玩笑把大伙都逗乐了。

“妈，我饿了……”“妈，冷……”孩子们开始闹了，有的“哇哇”哭叫起来。

冷。真冷。被汗水湿透的棉袄，经风一吹，冰凉冰凉的，冻得人浑身发抖，牙齿打战。

“赶紧生火烤烤，搭窝棚。”独眼马吩咐说。

人们开始四外拣干枝子。独眼马则到北山根下选择搭窝棚的地方。这时，哑巴呼哧哧地跑到独眼马身旁，手朝西北方向比比划划，神情极是激动。

这哑巴怎么了？独眼马很诧异，跟着哑巴穿过密密的榛丛，七拐八绕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一面峭壁下。

借着春雪黯淡的反光，峭壁下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，粗细如缸。哑巴用根棒子探进洞里，上下左右地拨拉着，宽绰无阻。

不用说，哑巴找到了一个较理想的宿处。独眼马满意地拍拍哑巴的肩膀，又指指山洞，问哑巴是怎么发现的。哑巴连“呜啊”带比划，做出撵跑之状。意思说他是撵一个什么东西跟到这里来的，而那东西大概还躲在里面呢。

独眼马兴冲冲地返回人群，把哑巴的重大发现告诉了大家。

人们精神为之一振，顿时活跃起来。

“哈，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”蒜头高兴得跳起来，停下砍树的斧头。”山神爷早就把房子给咱盖好啦！”

“别他妈诈唬啦！快去吧！”忙子瞪了蒜头一眼。不知为什么，忙子很烦他。也许恼他总盯着自己老婆秀花的脸蛋看？

人们又背背扛扛、拖拖拽拽，跟着哑巴奔到了那个山洞旁。

他们盯着山洞看，心想这可真是个好地方。

哑巴撵进洞里的东西，是狼、兔子？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蒜头抄起斧子，砍下一根长长的桦树杆儿，探进洞里，上下左右，仔细地搅了一阵。凭着木头传导到手上的触觉，他猜想洞里不会有什么可以伤人的庞然大物，于是自报奋勇地说：“我先进去看看！”

洞里黑漆漆的，直不起腰来。一股阴冷的潮气混和着奇特的臊臭味儿，扑面而来。他打着了打火机。借着微弱的火亮，他发现洞里很宽绰，左右宽约二米，上下高约一米多。洞底凸凹不平，洞壁洞顶峭石尖尖，如犬牙交错。又往里走了几步，只见阴影处亮着两点小小的绿莹莹的光。啊！那是……是野狼的眼睛！他不禁毛骨悚然，打火机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洞里立时一片漆黑。他一个转身，连滚带爬地钻出洞外，结结巴巴地喊道：“狼，狼！洞，洞里有狼！”

人们都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从。进，狼会不会伤人？不进，又怎么心甘？

“进！”独眼马眼露凶光。

“对，逮住它！”忙子跃跃欲试了。

“等一等！”瘦狗叫了一声。“这样进去不行。狼会溜掉的。应该几个人进洞里，几个人守洞口；洞里打不住，洞口也打死它！”

“好主意！你，你，”独眼马用手指指忙子和蒜头。
“咱们三个进去，其余人守在洞口！”

独眼马一手拿着打火机，一手握着棍子，左忙子，右蒜头，虚张声势、气势汹汹地向洞里逼近。

绿幽幽的莹光向后移动、移动……

三人仍向前逼近、逼近……

莹光消失了。微弱的火光下，一只五尺来长的大灰狼退缩在洞底，身上长毛如同刷子，根根直立，两眼射出极度恐惧而凶残的光。

三人照准狼头，抡起棍子，呼啸而下！

“嗷！”野狼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号叫，身子一扭，从忙子的胯下逃跑了！

棍子打空了，震得洞顶尘土簌簌下落。

当三人迅即返身追出时，洞口传来一声狼的惨叫。他们知道狼被击中了。

果然，那狼已倒在洞口，头部血肉模糊，呲牙咧嘴，一丝两端，直蹬蹬腿儿。瘦狗和四愣仍在用棍子狠命地打着。

小米儿把脑袋藏进妈妈怀里，吓得直哭。

“老儿子，别哭，今天有肉吃了啊。”忙子高兴地拍着儿子的屁股。

接下来他们钻进洞里准备搭铺、生火。

摸黑拣回的树枝子，一时点不着。独眼马转身出洞弄回几大片桦树皮。树皮燃烧着，一伸一缩，吐着黄灿灿、红闪闪的舌头，执拗地燎舔着树枝。树枝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着，弥漫的浓烟呛得人直咳嗽、睁不开眼睛。继而火焰又旺又亮，驱赶着洞里的黑暗和寒气。乳白色的烟雾升腾着，炽热的气浪扑面而来。哦，这金黄红亮的火焰，闪闪烁烁，多像大山幽深神秘的眼睛！

人们围着火堆咝咝哈哈地烤着，僵冷的身子顿时暖和了许多。

蒜头起身把死狼拖进洞里，用藏在身上的一把锋利的电工刀，三下五除二地扒下了狼皮，然后就开膛、剔肉……火堆上，同时支起三个化雪的铝盆。蒜头把剔下的狼肉一块块扔进铝盆。不一会儿，雪水翻滚了，蒸腾的水汽里，飘荡着扑鼻的肉香。

人们你一口、我一口地吞嚼起来……

这是他们近几个月来吃的一顿最香的饭，身上的疲劳也跑得无影无踪。

“啊，这条倒霉的狼！”瘦狗边吃边想，“弱肉强食——这是大自然的残酷法则，也许是社会的残酷法则吧？狼，被我们吃掉了，我们会被谁吃掉或撵离这块打算安身立命的地方呢？”

狼肉光了，他们也吃饱了。这时睏倦袭来，呵欠连天。他们已一天一夜没睡觉了。

忙子拍拍撑得圆鼓鼓的肚皮，很高兴：“哈，好几年没吃着肉了！这下子算开斋了！今晚你们都睡，我来看火堆。”他撑得很难受。与其躺在铺上睡不着，莫如为大伙做点事